西街访古寺

文<王唯唯

一个城市对外来人的影响，除了环境，更多的是人文。在泉州的大街小巷行走，会不由得想到宋词，想到宋人绘画，想到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场面，虽然时隔千年，许多细节均已消散，但那种气韵却保留着，就这么缓缓地在你眼前铺展。

泉州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区分布于西街一带，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在漫长的时光中，西街是泉州最繁华的一条老街，仿佛一个人身上的动脉血管，在它的两侧，是多条窄而深的小巷，如同一条条毛细血管。

在福建朋友老范的陪同下，我们踅入小巷深处。脚下的青石板小路、两旁斑驳的墙砖、树荫遮掩了整个小院子的老榕树……处处都打上了光阴的烙印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此地民居的外墙很特别，红砖白石或青石结构，红白相间，点缀以青石构件或饰件，色彩灵动而绚丽。老范说，这就是泉州“出砖入石”的外墙样式。没等我追问，他说，此地民居，通常以不甚规整的白石块和红砖片混砌而成，因所成墙面石块稍凹，砖片稍凸，当地人形象地俗称其为“出砖入石”。说白了，就是灰白石头和朱红砖瓦的排列组合，厚度在50公分左右，用残砖碎石砌成，内以灰土充实，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。在建筑材料局限的古代，这类墙体的出现，是泉州人就地取材、别具一格的创造。

西街最大的魅力在开元寺。走进开元寺，最先看到的是两座屹然挺立的石塔，仿佛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一东一西，相距200米左右，矗立在连绵一片的屋脊之上，这就是建于唐代的东西塔。老范介绍，开元寺所在地原为一片桑园，后来，园主黄守恭献园建寺，朝廷赐额“莲花寺”。唐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年，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，以纪年为名，莲花寺遂改称“开元寺”。

宋末元初，开元寺臻于鼎盛，仅在此居住的阿拉伯人就达30万之众。天王殿内的石柱上有一副对联：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。”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，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手书。除了本土的道教和佛教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犹太教、摩尼教等教徒汇集泉州，不同宗教、多元文化在此和谐交融。因此，泉州有“世界宗教博物馆”之称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第一个“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”。

来到开元寺大雄宝殿。老范说，在福建所有寺院中，唯此大雄宝殿独领风骚，因殿内植立石柱近百根，又称“百柱殿”，面积1400平方米。此外，寺内藏经阁藏经丰富，计有4万多卷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版元刊《崇宁万寿藏》与《毗卢藏》残卷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大雄宝殿及藏经阁部分建筑遭日机轰炸，寺内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。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复的。

如果用颜色来形容一座城市，泉州无疑是刺桐的红。这座城市，五代时曾经遍植刺桐树，以此得名“刺桐城”。刺桐花期是12月到次年3月，我年初去时，正是花事最盛的时候。开元寺里也有一排刺桐树。目光沿着粗壮光滑的树干，攀爬到半空中华盖般铺展开的树冠上，一树灼灼的花朵，极像鸡冠的形状，恣肆地开放，又似悬浮在空中的火焰。老范说，刺桐花为泉州市花，它的寓意是：红红火火，吉祥富贵。

走出开元寺，又一次站在热闹的西街上。此时，游客摩肩接踵，穿梭于各种特色小吃摊前。老范带我走进一家泉州老字号的老记面线糊店铺，没几分钟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便摆在了我的面前。细细的面线上撒了几片葱花点缀，隐约可见金黄的醋肉、红红的香肠、红中带白的虾仁，白中夹着红绿黄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轻轻地舀起一勺面线糊放入口中，香甜在口中弥漫开，热乎乎的汤化作一股暖流。老范说，泉州面线糊已有800多年历史，还于2013年入选泉州市第四批非遗项目。

街灯亮了。夜晚的西街，无处不渗透着现代时尚的气息。置身其间，人似乎混沌于当下和旧时。眼前那些修葺一新的古老建筑展现出特有的风韵，不同时代的生活、不同时代的文化气，在这里融为一体。

这样的夜晚，让人流连……

雨中清源山

文<于国源

清源山是“泉州十八景”之一，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到泉州，一定要游清源山。

我们到达泉州那天，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，以为第二天的清源山之行就要搁浅了，没想到早晨起来，雨已经变成了蒙蒙细雨。我想起了李健吾的《雨中登泰山》，作者登泰山时遇雨，得以观赏到雨中泰山的奇特风光，于是，我们决定雨中登清源山。

我们打着素雅的碎花伞，很早就到了清源山下。抬头望去，雾气已经完全将山峦遮住，真的是云雾缭绕，恍如仙境。这时候雨已经变成了若有若无的毛毛雨，置身雨雾中，我们也有了飘然若仙的感觉。我和女友相互偎依着，慢慢踱进山门，只见满目青翠，新葺的石板小径被雨水清洗得一尘不染。此刻，我们远离了都市喧嚣，尽情享受着这天然氧吧的清新和湿润。

进山门不久，我们就看到了闻名天下的老君岩造像。石像雕工甚是精湛，从远处看，都能看到“老君”道袍上的褶皱，他的胡须也似乎在风中飘拂。“老君”慈眉善目，注视着我们，微翕着双唇，似乎喃喃低语，又似欲言又止。这位骑青牛出函谷关的智者，如何会在此处安家落户呢？山中空寂，无人回答。

顺着蜿蜒的山路向前，我们进入茫茫林海。在这细雨霏霏的清晨，曾经游人如织的清源山如此寂寥，我们只听见飞鸟的鸣叫和彼此的呼吸。继续往前走，道路由刚才新葺的石阶变成了崎岖不平的石板路，两侧怪石嶙峋，雾气从远处的林莽间幽然飞出，如同《西游记》里的妖精摆下了迷魂阵，等待着唐僧自投罗网。我们心里一紧，有些忐忑，但好奇心驱使着我们努力攀爬。想想古时候，也许连石板路都没有，郦道元、徐霞客等人，又是怎么突破千难万险，感受那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呢？

快到弘一法师墓塔时，耳边传来幽然悲怆的《大悲咒》，终于有了人的气息，我的心情也放松了。山回路转，空山寂岭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座古朴典雅的小庙，前后不过一重院落，没有过往香客，只有台前供奉的庄严玉佛、供桌上燃烧的朱红明蜡，还有一位在院中扫水的老僧。

我们行走在空寂的山间，不时有清泉从石缝间汩汩流出。《论语》中说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这好山好水的圣地，自然会吸引无数仁者智者乐此不疲地来此修仙问道。想当年，蔡襄在此漫步，朱熹在此布道，李贽在此缓歌徐吟，俞大猷在此试胆炼石，更有数不清的迁客骚人、高僧名道在此走过。脚踏这片神奇的土地，蓦然回望，禁不住思绪万千。

我们在泉水边席地而坐，倾听泉水叮咚，蝉鸟喁语，偶尔舒展一下衣袖，想象着羽化飞仙的妙处，这一份清幽，这一份惬意，都写进了王维“空山新雨后”的诗中。

华表山草庵

文<张茜

公元3世纪中叶，24岁的波斯人摩尼创立了摩尼教。此后，摩尼教仿若泛海之舟，沉浮千年，最后消亡在遥远的东方——“佛国泉州”一隅。

公元216年，摩尼出生在巴比伦北部的底格里斯河畔。他4岁随父信奉基督教，但20年后的一天，他声称受到了神的启示：他是神派到尘世的“光明使者”，并由此决然退出基督教。

肩负“播撒光明使命”的摩尼，起初只有两个信徒。他冷静沉着，先从自家开始传教，成功赢得父亲皈依，这给予他极大信心，以为这是神至高无上的旨意所在。后来，他率领为数不多的信徒奔走于古波斯北部，并拓展到印度。在印度，随着杜兰国王皈依摩尼教，摩尼信徒如雨后春笋般与日俱增，遍及孔雀之国。摩尼携着成功重返故乡，拜见了古波斯萨珊王朝国王沙普尔一世，并向其敬献了概述摩尼教教义的《沙普拉干》。沙普尔不仅批准了他和信徒在萨珊帝国旅行传教，还邀请他在自己的登基盛典上开启布道之行，之后又派出大批使徒奔赴罗马和东方传教。从此，摩尼教疾速传播，成长为一棵覆盖大半个地球的宗教大树，正如摩尼的祈愿——太阳月亮般照耀在没有国界的大地上。

但树大招风，轰轰烈烈、如火如荼的摩尼教，引起了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牧师的不安和妒恨。公元276年，也就是摩尼60岁那年，新国王巴赫拉姆一世即位，诏令摩尼进宫，将其凌迟处死。

摩尼死了，但摩尼教并没有死，而是往西走向大西洋，往东走向太平洋，书写了千年神话。4世纪时，摩尼教在西方达到鼎盛，成为基督教劲敌。但在基督教跃居罗马帝国国教后，摩尼教的噩运降临，坚持200年后，在西方消亡，转向东方。

6世纪时，摩尼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，辗转抵达唐朝政治中心长安，并得到朝廷支持，赐额“大云光明”，兴建摩尼寺，信徒队伍逐渐壮大，多为长安、洛阳及西域商人。摩尼教主张通过斗争改变命运，唐人称其教徒为“摩尼”。

唐玄宗即位后，对摩尼教产生怀疑，下诏令其阐述教义。摩尼教徒上书《仪略》，陈述教义、戒律、经典和组织。《仪略》和远古摩尼献给沙普尔一世的《沙普拉干》大体一致，结果却大相径庭。朝廷认定，摩尼“本是邪见，妄称佛教，诳惑黎元，宜严加禁断”。摩尼教只得隐身遁入民间。

随着唐武宗开展废佛运动，摩尼教在受到清查扫除之际，慢慢将教义与佛教、道教融合，改称“明教”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多有明教记述。随着泉州港成为世界海上贸易枢纽，摩尼教放弃中国北方，登上海上丝绸之路，落脚泉州。史料表明，摩尼教法师糅合明教教义和泉州民间巫术，形成新的摩尼教义，深得民众信奉与拥护。北宋政府礼遇明教，泉州信徒在城南的华表山草庵公开结社。

1979年，人们在草庵前施工时，发掘出一口古井。古井宛若一部史书，翻开了摩尼教的一页。井内出土一只标有“明教会”的青褐釉碗和几十块残片。考古专家查明，“明教会”碗出自泉州磁灶窑系大树威窑，因为在大树威窑遗址里有同款碗的碎块。片片碎碗，沉默不语，却道出一个惊人事实，即宋代时，华表山草庵明教会在大树威窑成批定制教会用碗，足见其教徒人数之众多。

华表山草庵，起初只是一间简陋草寮，漫长岁月之后，由信徒出资改建为留存至今的石室。石室清简，乍看好似民房，但却内藏乾坤。室内的天然石壁上，一轮浑圆外框，托着一尊佛像和道道光芒。这日月之圆，这明亮之光，这迥异罕见的佛像，散发披肩，面容圆润，双眉隆起，薄唇轻抿，两缕长髯垂于颌下，宽袖僧衣，跏趺莲座。这就是闻名古今的摩尼，是摩尼、佛、道“三圣合一”的道貌佛身造像。他属于泉州，人称“摩尼光佛”。

在历史的浮沉中，摩尼教百般吸收、改变、融合，却依然难逃命数。明朝建立后，明太祖“定天下，以三教范民”，以明教上逼国号，摈其徒，毁其宫。至此，摩尼教彻底走向衰亡，泉州信徒将其改称为“铺境神”，膜拜至今。

1987年，在瑞典召开的“摩尼教国际研究大会”上，泉州“草庵摩尼光佛”被确定为大会会徽。

1991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考察团专家来到华表山，盛赞草庵摩尼光佛为“世界唯一”。

2004年，金庸寻至草庵，挥笔写下“熊熊尊火，光明之神”。

2015年，莫言为草庵留书“文佛显影，名贤读书”。

『吞海』新征程

文<周洪庆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泉州乃历史文化名城，还有“佛国”之称，“有仙则名”之处委实不少，其中最令我震撼的，便是泉州武当山的真武庙。

真武庙始建于宋，为郡守“望祭海神”之所。走进泉州武当山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凉亭，凉亭左侧有一块天然巨石拱出地面，宛如龟背，上竖一块石碑，刻有“吞海”两字。看到此碑，我大吃一惊。地球表面，海洋面积占71%，陆地面积仅占29%。不要说泉州这个小地方，就是整个地球上的陆地，也不可能吞海呀，而且人类的力量在大海面前更是渺小，怎么可能吞海呢？

看了相关资料，方知原委。此碑为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，时任晋江县令韩岳所立，意为真武大帝一旦显圣，其气势可以吞海。泉州面临大海，自古以来，当地居民多以打鱼为生，他们行于风浪之中，承受巨大风险，平安是他们最大的愿望，他们盼望能够征服大海。正如泉州市丰泽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、区司法局编撰的《海丝丰泽》所述，“吞海”石碑既是当地居民征服大海强烈愿望的写照，也是泉州海洋文化的历史见证，张扬了泉州行船人势可吞海的气魄。

“吞海”石碑其实不高，甚至可以说很矮，但在我眼里，它却仿佛高入云天，甚至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。站在石碑前，我眼前似乎浮现出千帆出海的壮观场景，以及渔民们满载而归的灿烂笑容。

游览真武庙后的几天里，“吞海”两字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不时将我的思绪带到古今中外。泉州是唐朝世界四大口岸之一、宋元时期之东方第一大港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曾经是全世界最繁荣、最有生气的城市之一，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，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五洲。

泉州人杰地灵，历史上曾出过2500多名进士，极尽殊荣，久负盛名。泉州还是中国第一侨乡，华侨高达750万人，分布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富豪和政要中，不少都是泉州籍华侨。纵观历史，与其说真武大帝一旦显圣，其气势可以吞海，不如说泉州人一旦拼搏，其精神可以吞海。

进入新时代，泉州这个“东亚文化之都”、列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，又踏上了“吞海”的新征程。我想，泉州人一定能够创造新的辉煌。

本版插画<呱咕